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四

北京燕山出版社

續

K204.3/0145

1342416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四册)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K204.3

0145

重庆师大图书馆

北



CS1518883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起闾逢摄提格，尽旃蒙单阏，凡二年。…… (827)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起柔兆执徐，尽著雍敦牂，凡三年。…… (850)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起屠维协洽，尽玄默阏茂，凡四年。…… (873)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起昭阳(太)[大]渊献，尽著雍执徐，
凡六年。…… (899)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起屠维大荒落，尽闾逢阏茂，凡六年。…… (923)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八

汉记三十 起旃蒙大渊献，尽玄默牂，凡八年。…… (951)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起昭阳协洽，尽闾逢涒滩，凡二年。…… (978)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起旃蒙作噩，尽柔兆阏茂，凡二年。…… (1008)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起强国大渊献，尽屠维赤奋若，
凡三年。…… (1036)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起上章摄提格，尽旃蒙协洽，凡六年…… (1066)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起柔兆涒滩，尽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1092)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起强圉协洽，尽上章涒滩，凡十四年 …… (1120)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尽旃蒙大渊献，凡十五年 …… (1150)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起阙逢摄提格，尽旃蒙单阏，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绥和二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闾府三百余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贡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

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畤祭天。

二月，壬子，丞相翟方进去世。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滞在心宿。丞相府议曹平陵人李寻向翟方进献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重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多人，请您从中挑选合适的人与他一起尽节，转移险恶。”翟方进感到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正好郎官贡丽精通天文星象，说大臣应当替天子身当灾祸。于是成帝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成帝就下策书，批评他把国家政事管理得乱七八糟，天灾人祸同时发生，百姓穷困。并说：“本打算把你革职，但尚未忍心，派尚书令赐与你上等好酒十石，肥牛一头，你好自为之！”翟方进即日自杀。成帝对此事保密，派九卿拿着皇帝的策书，赠翟方进印信绶带，赐御用冥

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诸股肱，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肯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綈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欢呼，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

器，由少府提供帷帐，房柱和栏杆都裹以白布。成帝数次亲临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前所未有。

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猜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来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臣子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这样做，何况不能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欺骗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偷偷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得到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三月，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丙戌，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刘衍、梁王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晚上，还一切如常，清晨，成帝穿衣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好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沉着、平静，象神一样

可谓穆穆有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

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纵观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太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后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痛心！”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哀帝、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富平侯张放听到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论曰：张放并非不爱成帝，而是只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敌！

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夏季，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即位之初，亲自提倡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看望皇帝。

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适当？”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

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诬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

光担心傅太后会干涉政事，不愿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意见。北宫有紫房复道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真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处，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商讨，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深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误导圣朝，这不是应该讲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罢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五月，丙戌，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同时追封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调离朝廷，回到府第，以避免哀帝的外戚。王莽上书请

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

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彊、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郑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溺自若。

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秀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纵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

求辞退。哀帝派尚书令持诏书命令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上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十分悲哀！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上就不敢亲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办理政事。

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彊、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憎恨，生性又不喜欢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丢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陶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更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溺其中，一如以前。

王莽举荐中垒校尉刘歆，说他有才能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提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爱。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愿望。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好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

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县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

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说列国，争取诸侯的支持。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发源的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考虑。’而今，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好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不足的地方，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改，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察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抛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河间王刘良，能学习献王的高尚品德，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贫困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立刻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量，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养。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

平，豪富吏民营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廷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采邑户各有差。

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富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困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微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商讨。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分别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降，皇亲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等以后再说。”这个办法停止不实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廷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把傅太后的位置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能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安放。傅太后听说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憎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赞赏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采邑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

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脩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议论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黄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馀，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

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进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让他住在京师。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爱好学问，有德行。王莽既已辞职，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希望让傅喜辅政。庚午，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志高尚廉洁，忠诚报国，适宜做内朝辅政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能之人，只因主张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护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的生死，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重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傲慢，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厚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

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餘处，坏城郭，凡压杀四百余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晦昧亡光。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蜺数作。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悲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谊，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公开聘娶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设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失掉了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仁厚，现在他们竟忘恩负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庶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推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九月，庚申，发生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寻问待诏李寻，他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根本，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态，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剥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侵入，晕霓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后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制，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求，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不可用官职去殉私情，因为这实在是天子之大忌！”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根本，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化，这显示母后干政，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信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人，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壮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涌溢，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间者关东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②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通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洪灾。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抑制外戚大臣！”

“我听说大地行事缓慢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树立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杰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袭损害。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无足轻重。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小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湮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疏通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规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建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不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

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能够流入，在地势低下之处，利用山坡修筑围堤，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嘴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然而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通水势；贤明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跟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但齐国地势低下，因此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让赵、魏遭受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下。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地，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洪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淹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随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常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现在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到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

“现在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

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溢，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也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

人民，打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靠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安定下来。有人将会责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痛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就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砥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只要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量。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闸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倚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至于只是修理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

最下策也!”

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刘歆可。”

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諄諄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

尽头，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早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商讨。”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常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事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想，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主张可行。”

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赶上成帝驾崩，府吏害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仁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革去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癸酉，任命师丹为大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不满，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任凭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没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十分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去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